

胡那
邊
在做什么

谢大立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录

白晓莉心里的小兔子	(1)
姑姑的叮咛	(16)
杨阿娇脸上的痣	(24)
祖爷爷的壶	(44)
红玫、白玫、树	(48)
心 狼	(73)
黄老邪家的狗	(78)
师兄师弟	(91)
追 寻	(95)
老模小模	(111)
老子儿子孙子	(115)
憨子和他的同学们	(130)
点 子	(134)
援藏的人	(148)
在天涯山庄买房	(151)

一束红玫瑰	(170)
十年之后	(180)
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	(186)
禅苑小憩	(207)
雪莲谷遗事	(212)
寻找爷爷的战友	(240)
后 记	(269)



白晓莉心里的小兔子

1

白晓莉放下电话，两手就往左乳捂去，乳房下面是心，她觉得她的心快要拱穿乳房跳到外面来了。她对书房里的丈夫紧张地觑一眼，还好，丈夫王唯并没有注意客厅里接电话的她，仍像平时那样，埋头在他的电脑里。白晓莉就往卧室走去，她的压箱底的几件衣服在那个房间的樟木箱子里，梳妆台也在那里。她觉得现在最是她穿那些衣服的时候，也是最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时候。进了屋，将那些衣服在手里抖开时，她的心又开始怦怦地跳起来，尽管她有把握丈夫不会在这个时候进她的屋，她还是贼一样地把卧室的门关上了。

关上门后白晓莉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甩到地板上，用脚踢到床底下，光着身子往镜子前面一站，质量检查员检查一件产品样地前后左右打量起自己来。她对自己的身材基本上是满意的，挺着的凹着的十几年来几乎并没有多大的变化。随后她把手伸向了梳妆台，瓮里捉鳖般地拿过来那瓶平时很少舍得用的香水，两个

腋窝下喷喷，大腿根部喷喷，喷完后才舍得把新衣服穿到身上。整理好衣服后抓紧化妆，妆一化完她就对镜子里的自己充满信心地笑了。虽然已到了徐娘半老的岁数，这化妆后的风韵哪里是一般的年轻女人比得的！于是她在心里一番感慨：怪不得那个当上了大老板的风流家伙还想起来给她打这个重温旧梦的电话！

2

那个当上了大老板的家伙是白晓莉二一添作五的初恋情人。白晓莉的恋爱史中虽然有三一三十一个追求者，可她认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她现在的丈夫王唯，一个是被她舍弃掉了的刚才给她打电话的辛也。说他们是她的二一添作五，是他们两个和她相处的时间都很长，在那很长的时间里，她把感情的秋色二一添作五地平分给了他们。她在平分给他们感情时，是很痛苦过一段时间的。最后的抉择也是痛苦的，她对他们都放松了一些防线，当然是假放，谁敢跟她使强她就舍弃谁。她的这一招不能不说新又奇，他们都吻她摸她了，她也让他们吻让他们摸，王唯的吻和摸是那样的斯文那样的温良恭俭让，吻她摸她后，把她当个宝贝一样地死死地抱到了他们约会结束的时候。辛也却在吻她摸她后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向了她的裤腰带，她的裤腰带是个死扣，他就硬把手往里插。她死死地拽住他的手，他却死死地抓住她的内裤，最后生生地把一条丝袜裤零碎地拽到了外面，她就恶狠狠地骂了他一声下流坯子离开了他。第二天他来找她了，说他那也是爱她。第三天他又来找他，求她再给他一次机会。她既不承认他是爱她，也不给他机会。第四天他来对她说了一句话，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她。那句话是孙猴子是逃不出佛爷的巴掌心的，说

时，还伸出手掌来对她晃了晃。

那时候的白晓莉，没有理会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她觉得她也没有必要去理会，辛也不能把她怎么样，了不起到外面去说些败坏她名声的话，说她和他怎么怎么的。那又能怎么样呢？只会是叫她瞧不起他，抹杀掉他在她心里那并不算坏的印象。再不就是到王唯那里说三道四，她觉得那也挺好，是在帮她，帮她考验另外一个男人，这另一个去了，会来另另一个，供她选择的排了那么长一队。可是辛也既没有说三道四，也没有搬弄什么，丢下那句话后，就像一滴水蒸发在了空气里。

一晃十多年过去，她几乎都把那个叫辛也的男孩子给忘掉了。她又见到辛也是在两天前的技校同学聚会上，她们那些技校同学的聚会，从来是安排在一些便宜小店的，这一次招集聚会的同学通知她，地点在市里最好的白玫瑰大酒店旋转餐厅。同学间的聚会她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她觉得聚得多了，就像吃一道菜，总吃就没什么味道了。虽是吃请，你吃了别人的就得请别人吃，这是中国人的规矩。下岗后一下子少了几百元钱，没有了那个请人吃的基础。这一次她去，一半是冲那个市里唯一的五星级牌牌，一半是新奇，是谁捡了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要让大家分享作东作到了那个全市最高的旋转餐厅？那个一年四季一刻也没停止转动的地球仪般的建筑上她还从来没有去过。

那个旋转餐厅对白晓莉来说，显得很神秘，电梯就换了三次。她要进那道门时，两个穿旗袍的妖冶女子上来拦她，问她事先有无预订，她说他们同学聚会，女子说没听说什么同学聚会，他们这里是一个南方来的大老板包席，她正怀疑是不是同学们跟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后面来了同学，说她们正是那个大老板请的客人。她们出了电梯，有一排穿着旗袍的妖冶女子迎接，刚走进餐厅，里面就起了一阵骚动，一个风度翩翩的

男子朝她们走过来，她走在右边，他却把右手给了她，左手给了她的同学，惹得她的同学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这个男子正是她十几年都没见过一面的辛也。

事后，白晓莉才知道，被请的同学们谁都清楚是辛也请客，只把她蒙在鼓里。蒙她在鼓里，是辛也的主意，是怕她知道了不来。跟她捅穿那层窗户纸的也是辛也。饭后辛也亲自开车送她。他的车是宝马，进口的宝马。车走了一程他对她说，我叫同学们瞒你你不会怪我吧？她说，可以理解。他又说，往后我要请你喝杯咖啡什么的你不会不给面子吧？她想都没想说，那有什么的。她答完见他既高兴还兴奋，就有点茫然了，随后又有点后悔了，他会不会因为自己想都不想看扁她？

只是一会儿，白晓莉的这种想法就消散了。自己是什么人？人家什么人？自己四十的女人豆腐渣，还是个下岗的嫂子。一起下岗的嫂子们有的迫于生计都当起了租赁女，让那些打工的民工花三百元钱包一个月。她虽然没去做那种下贱的事（也不可能去），可她毕竟和她们一样，也是个下岗的嫂子。人家呢，明摆着的大老板。不是大老板能开宝马车，能在旋转餐厅请客一掷千金？明白自己本来就是个扁的后，白晓莉想，一个下岗的嫂子有像辛也这样的大老板请吃请喝，哪有给脸不要脸的！一种期望值甚至还在她的心里慢慢地开始了升腾，但愿辛也的话不是说说玩的。

从此，白晓莉的心里就像养了一只小兔子。小兔子调皮，安静下来的时间少，她也就被它拱来拱去地弄得经常的心旌荡漾。她接到电话后本能地用手朝着左乳捂去，一半是那种怕人窥视的原因，还有一半是怕那只小兔子拱穿她的乳房从此跑掉。她是不愿意它跑掉的，它在她心里拱来拱去的那种感觉她觉得很好受，她已经有好多年没这种感觉了，偶

尔有过几次，还都是在梦里，虽然梦里和她相拥相携的男人们没几个优秀的，醒来后，她还是要遗憾一番，我干嘛要从那个梦里醒来呢！

3

辛也请她的红玫瑰大酒店，就是她和王唯举办婚礼的地方。大厅的每张桌子上，都有一枝红玫瑰。这是当初没有的，当初的酒店，是以城市命名的。白晓莉正在想酒店是什么时候改的名，辛也的车在酒店的门口出现了。辛也仍然是那么的风度翩翩，走进那个拐角的西餐厅时还十分绅士地向她打了个请的手势。坐下后她看得出他很高兴，有些慌乱的目光在她的衣着上睃来睃去，她也就很高兴，并明白了一个女人的仪表的重要性。从他有些慌乱的眼神里，她原以为在一个朦朦胧胧的空间里会发生些啥。结果出乎她的意外，他们只是说了一大堆的话，吃了一肚子她从来没有吃过的西餐，就离开了酒店。

仍然是他开车送她回家。不过他这次没有把她送到家门口，而是在闹市的一根电线杆边停下了。他跟她握别，一个带蓝宝石的戒指巧妙地戴到了她的手指上。她口里说着不要，另一只手要去摘那戒指，一款精致的手机又向她的手迎来。她看看左手的戒指右手的手机正不知所措时，他笑了笑说，你要是不要，就真是叫我无地自容了。她一犹豫，他就关了车门，说后会有期。

白晓莉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是呆呆地望着辛也的车，直到他的车在车流里消逝了，她才朝车站走去，商场的门前有一路直达她们厂宿舍区的车。可是走了几步她又折了回来走进了商场，她想去看看他送她的东西能值多少钱，有朝一日买个价钱相

等的礼物送回去。可是到商场的金银首饰柜一问，她顿时被惊呆了，戒指十几万，手机也是八千多。白晓莉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多的钱，拥有这么贵重的东西，甚至于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白晓莉的习惯动作就又上来了，两手同时朝着左乳捂去，不相信自己耳朵一样地问对方自己手中的戒指会不会是假的，对方告诉她假不了，戒指就是一位先生用现金从他们的柜里买走的，他们的店是假一罚十。白晓莉就一手紧紧握住手机，一手往死里掐紧戒指朝车站走去，走时，她只觉得自己的心煮沸了一样，浑身躁热难耐。刚走到公共汽车站，她又改变了主意，用那只握着手机的手姿势优美地拦下了一辆红的士。

到了家，白晓莉还是躁热难耐，她就直奔自己的卧房宽衣。白晓莉虽然四十刚到，却和丈夫分床睡已经五年了。她睡在大房间，丈夫睡在通阳台的小间里。小间原来是孩子睡的，孩子住校后，丈夫王唯就把自己的电脑搬进了小间。随后他又在阳台上养了两盆花，买来一张旧茶几，一把五十块钱的藤条椅。王唯下岗后，唯一干的事是写作，写累了，就坐在阳台上感觉十分良好地喝茶抽烟。王唯自从在小间里"安家落户"后，除了吃饭一早一晚的散步，一般不离开那里，给人的感觉是他与那台电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王唯上白晓莉的卧房除非是两种情况，一是白晓莉的召唤，这种召唤三天一回。二是王唯写文章写到了动情处，来找白晓莉当听众分享他的快乐。但第二种情况毕竟不多，王唯给报纸写的文章应急的多，应急的东西是达不到让人分享的效果的。所以王唯来她房里的规律性很强。

不担心丈夫会突然闯进来，白晓莉把衣服脱下来叠好后，就裤头胸罩地躺到床上，来来回回地欣赏辛也送她的两样东西。手机是最新款式女式的，十分精巧，戒指也是精巧至极，尤其是那颗镶嵌在纯金上的宝石，光线的角度不同，给白晓莉的视觉也不



同，各种视角叫白晓莉扑朔迷离。在这种感觉中，白晓莉的心里就全是送她手机和戒指的那个人，心又开始怦怦地跳起来，一双手又习惯性地朝着那几乎是裸露着的左乳捂去。八千，十几万！她数着这个数字，想到就这两样东西得丈夫王唯写多少文章？

4

丈夫王唯就在这个时候叫她了，叫声很是兴奋，很显然他准是又要她去当他的听众了，过去他一叫她有事没事都会很高兴地答一声来啦，随后跑过去背台词般地说，老公又要来银子啦？他说她俗气，几次后她改口说，老公又要出佳作啦？然后压到王唯的背上听他念，有时候她听进去几句，那多是他关于男女情爱方面的描写，有时候一句也不往心里去，那当然是她不感兴趣的。尽管那样，她听完了总是说好好，反正王唯也不要她说好在哪里。她说好他写下去的劲头就更大，劲头大稿费就大这是她有数的，过后给她的稿费单决不是那卖豆腐块的十几元钱，不是大几十就是几百。

今天白晓莉既没有说来啦，也没有起来的意思，只是躺在床上很不耐烦地答了声干嘛？不耐烦是她觉得王唯的喊不是时候，她还没有瞧够辛也给她的赠品呢！她还觉得王唯不识相，尽管这种觉得她还莫明其妙的。她的干嘛后王唯不再喊她了，她就继续玩弄手中的手机。在她玩得有些忘形的时候，她听到了门口的动静，一惊本能地把手机藏到背后，坐起来很有些恼怒地说，你干嘛，鬼头鬼脑的！

王唯真的鬼头鬼脑，两块深度近视的厚镜片，两只鼓得像玻璃珠子的眼球，嘴巴张得老大地对着白晓莉，像要把

她活剥生吞的样子，并有一滴水滴在了地上。王唯对着她喊，哇噻！喊完就向她扑过来，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好老婆，真是心有灵犀，你让我好兴奋！说着就把白晓莉按到了床上，尽管背被手机和戒指顶得生痛，她还是不肯把手抽出来。她怕手抽出来了，手机和戒指会被压坏。

王唯把她压到身下后，先亲她，她本能地反抗，她不明白自己干嘛要反抗，她过去从来是迎合的。她就是不想让他捉住她的嘴，可王唯似乎不捉住誓不罢休，她的嘴往左他的嘴跟到左，她的嘴往右他跟到右，涎水糊了她一脸，当他像意识到了什么地把手伸向她的胸乳时，她迅雷不及掩耳地抽出了手，两只手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丈夫王唯推去，力气之大使她都惊呆了。王唯的身子先是被她推得离开了她的身体，慢慢地往上升腾，升腾时她见王唯睁大着惶恐的眼睛。很快的，她就听到了王唯坠地的声音，那声音发闷。

王唯的坠地声把白晓莉吓傻了，她不知自己干了什么，为什么要这般干。她望着龟缩在墙角里的丈夫，不知他究竟被撞得怎么样了。尽管她十分担心王唯的被撞，她还是乘机先藏好了辛也送她的手机和戒指，才从床上下来，走到王唯的跟前，先用手摸着丈夫的头问，不要紧吧？王唯不理她她又蹲下来，用手捧起他的脸说，撞着哪里了，要不要上医院？丈夫的手是捧着头的，在她的手捧他的脸时，他的手也迅雷不及掩耳地推在了她的胸部，她一个后坐，仰面朝天地倒在了地上。丈夫王唯则站起来朝外走去。白晓莉在地上坐了一会，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坐到床沿，不停地自问，今天这是怎么啦？百思不得其解，白晓莉叹了口气，才觉得轻松了点。她推他他也推她了，她把他推倒后关心他，是她让他摔痛了，他把她推倒后扬长而去了是她没有他摔得重，就算两抵了吧。



白晓莉其实是最喜欢丈夫在自己的身上撒野的，尤其喜欢丈夫对她胸乳的抚弄。这种抚弄还是她教会他的。她教他的场景是这样的，她把他的手引导到她的胸部，说，呆子，你就只会把这件事当任务一样的完成？呆子是她那个时候对他的昵称，源于辛也走后。辛也走后她把感情全部倾注在王唯的身上，跟他约会时她开始不系裤腰带不戴奶罩。她是希望他有一天能像美国西部牛仔那样粗鲁地把她抱起来扔到床上，三把两把扯掉她身上的衣服，把她要了去。可是他每次跟她在一起，除了吻她拥她，就是到此为止。新婚之夜，他又猴急猴急地直奔主题。开始她以为是一个男人的厚积薄发，后来见他次次如此，她就抱怨他没有一点情调，一点前奏感都没有。她教会他后，他就把抚弄她的胸乳当成了对她示爱的一种最高境界。

按说他这个时候来履行对她的最高境界，她应该高兴才对。这种履行还是白天，白天他们之间还从来没有做过这事。她想过白天跟晚上的情调一定有很大的不同，曾经试探过他，可是几次他都是说，还是晚上吧，晚上我好好陪你。她知道他是怕浪费精力。男人们白天做了那事是要影响精力的。精力是时间，他一向把时间看得十分贵重。今天他破例，就是最高境界的最高境界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写东西写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情节？还是突然看到了自己化过妆的裸露……

砰地一声响，把白晓莉吓出了一个激灵，思绪也就断了。那声音是王唯在甩门。王唯甩门是他生气到了极点。他生气要么是为她的任性，要么是她的话伤了他的自尊。碰到那种时

候，白晓莉总是一开始就后悔，然后被王唯像待死猫死狗的冷淡好几天，当了几天死猫死狗白晓莉又找话题先开口，他们才得以破镜重圆。今天她的过份远胜于任性伤他自尊的那种小小的错误，她却丝毫的没有后悔的感觉，还对着那个声音的发源地哼了一下，一抬手让她的门也发出了砰地一声响。

然后白晓莉又回到床上躺下，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和金戒指，接着玩。手机里有号，号辛也肯定是知道的，她真希望手里的机器响起来。玩着玩着，手机上的字越来越模糊，窗户外面的树叶也由绿变暗了。她想，看来又吃不成王唯做的晚饭了。王唯做饭从结婚延续至今。他们结婚时，是个滴水成冰的冬天，王唯心疼她不让她下厨，后来她要下厨，王唯不是嫌她慢，就是嫌她做出的饭不好吃。能者多劳，王唯就一直劳到如今，她白晓莉也就成了一个不会做饭的女人。她让他甩了门，他就不给她做饭吃。他不给她做她只好煮面吃，煮面她还是会的。

可是今天她不想煮面了。她把金戒指藏好，把手机装进那个虽然不配套但也能说得过去的包里。把脱下来的衣服重新穿上，把让王唯破坏了的那张脸重新补好妆，然后打开门走出卧房，开门时她不忘把房门弄响，出大门时她把大门弄得更响。下了楼她的脚不由自主地朝车站走去。车来了她又不由自主地上了车。车到闹市她又不自主地从车上走下来。下来后她东张西望。一个地方望不够，又换一个地方望。她是在这个地方与辛也分手的，她想在这个地方找到辛也。最后她终于没有找到，找到那根与辛也分手的电杆下站住了。

她站在电线杆边发起傻来，她的脸上一会儿惊诧一会儿微笑。微笑时是她与辛也在红玫瑰大酒店西餐厅的场景。她是头一次到那样的场合，偌大的厅堂没有几个人，人们说话的声音

小得都让你听不到。虽然是白天的中午，光线却是暗红的，忽忽悠悠的，音乐也忽忽悠悠。她与辛也面对面而坐，朦胧中，辛也一手玩弄着酒杯，一手拿着烟，漫不经心地和她谈那些过去的事，脸上总是那种幸福的笑，感慨时，有时抽一口烟有时喝一口酒。他知道她不喝酒，总要把盘子往她的面前推推，叫她尽量多吃点。她就尽量地吃，用微笑迎接他的微笑，还点点头。她的点头是发自内心的，情不自禁的，因为他谈的事都是他们俩过去在一起碰到的事，她记忆犹新的事。惊诧时的场景当然就是在这根电线杆下，她要下车了，他把手伸向了她的，她有点受宠若惊地把手递给他，像给他一样他需要的东西，他却巧妙地把那个戒指戴在了她的指甲上，她用左手推辞，迎接她左手的却是那款手机……

白晓莉当然是没有找到辛也，但是她找到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使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以往的白晓莉了。一个拥有了那种戒指和那款手机的白晓莉怎么还会是过去那个白晓莉？回到家里，感觉还完好无缺，所以她让自己走路的步伐也和以前那个白晓莉不一样。进屋后她先进卧室，再进厨房，仿佛小房和在那里面苦挣苦扎的丈夫不再存在。进厨房她并不是想吃什么，中午她吃得很多，刚才又在电线杆下把那些吃的重新吃了一遍，肚子没有感觉到饿。她只是想喝一杯冰的酸梅汤，那种汤是她从超市里买的减价的酸梅汁自制的。

白晓莉在厨房里发现了意外，王唯给她留饭留菜了。往日里王唯甩门后是不做饭做菜的，他的小屋里有成箱的快餐面。留饭一般是在三天过后，这个时候也就是王唯气要消了的时候的晚上。她见了他留的饭偷偷地笑一阵，吃完后把碗筷洗干净，然后跑到王唯的小房间门口叫一声老公，说一句碗筷我洗干净了。然后刷牙洗脸净身，躺到床上静候王唯的光临。从他

的留饭她记起今晚是她们合欢的日子，这个日子对他们是一种默契，一种规律，就如一天三顿。她有时候拿这个规律跟他开玩笑，我们这是三天一顿。她开这个玩笑是她觉得三天一次太饿人了。他却说三天一次最科学，医书上说的，少了是一种压抑，多了则是透支。

白晓莉边喝酸梅汁，边瞧王唯给她留的饭菜，饭在电饭煲里，那机器还亮着保温的灯。菜是她最喜欢吃的东北酸菜炒肉，醋溜豆芽，清炒小白菜，三样菜都只占了盘子的一半，另一半显然是叫王唯吃掉了。要在往日她会很舒服地把这些菜全部吃掉，边吃还会边在心里偷着乐。今天她却只是哼了一声，那哼还带着很重的脾睨味，仿佛在说，老娘对你的这一套没有兴趣了，也没有了跟你干那事的情绪。

回到卧室，白晓莉又在镜子前把自己一番欣赏，然后才宽衣上床，上床前，还像一个处女为了贞洁样地把门反锁了。

6

白晓莉的心里全是辛也和那个西餐厅，当然对王唯和他吃剩的那些菜没有情绪。洗漱后她躺在床上继续玩手机玩戒指，想她与辛也的现在也想过去，想着想着她睡着了。原以为睡着后会做很多很好的梦，没想到觉比哪一夜的都沉，醒来时春日上午的阳光都有点灼人了。

这个时候王唯一般都和电脑在一起。不同的是，过去王唯是虚掩房门的，今天却把门关死了，很显然她又伤了他的自尊，为那三天一顿的事，她昨天伤了他两次了。可是白晓莉仍然没有悔意，还在心里叫起了好。王唯把自己关死在那个小屋后后就看不

到她，她也可以不看到他了，此刻她实在是不愿意再看到他，在她的心里，丈夫王唯已被那个辛也比得没了。辛也一掷千金，风流倜傥，丈夫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地苦挣苦扎，到手的钱少得可怜，完全的苦行僧一个。

白晓莉把自己收拾停妥后，又出了门。出门后还是往车站走去。不过她今天的目标很明确，先到了红玫瑰的西餐厅。在那里没有找到辛也，才又往白玫瑰去。尽管她知道自己的这种找法如大海捞针，但她就是想捞。不捞就像一台机器不运转。机器不运转是有这毛病那毛病，她不希望辛也给她的感觉出毛病。白玫瑰旋转厅吃自助餐，食客不少，她绕着圆形餐厅转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辛也。她吁口气正要离去，一个女人对她哎了一声。是她的同学丁萍，喜欢打扮的丁萍比平时装扮得更俏丽，用兰花指的手端着个盘，盘里盛着海虾海螺和生鱼片。丁萍也是辛也的同学，辛也前几天在这里请客丁萍也来了，丁萍喜欢吃海味她就是那时候知道的。何不找她打听一下辛也的下落？她正想着用什么由头时，丁萍两眼怪怪地望着她说，找人？她的脸一红，勇气都鼓起了正要开口，丁萍的嘴巴却往一个角落里歪了歪说，要不要我跟你牵个线？她看一眼那个角落里正望着她俩的男人们，挖一眼丁萍，赶紧钻进了电梯里。

丁萍跟人当情人赚吃赚喝的事她早有耳闻，给她牵线无疑是要她跟她一样灯红酒绿。她不愿意过那种浮华的日子，更不想当人的情人，要当也只能是当辛也的，辛也送了她那么贵重的礼物，给了她那么好的感觉，要辛也开了口她还真不好回绝他。从白玫瑰出来后，她又到闹市转了一圈，无疑还是连辛也的影子也没有见着。转饿了正要去找个面馆饱肚子，突然想到辛也给她的家里打过电话，电话机里不是有他的号码吗？她欣喜了，面也不想吃了。果然有，她抄下号码从家里出来，找个

互不认识的电话亭打电话。当她满怀激情地等到回音时，一个女孩的声音问她找谁，她刚问了句你这是哪里，女孩子说了句公用电话亭，就把电话放了。

公用电话亭？辛也是在公用电话亭给她打的电话？他干嘛要在公用电话亭里给她打电话？他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的手机号？不想有人找他跟他联系？还是……脑子里正一个问号接一个问号的时候，朝她走来了同学林子，林子一见面就问她，辛也这几天跟你联系了吗？你这几天见到辛也了吗？白晓莉惊诧地望着她一会，摇摇头，想说，我还想问你呢！林子说，你不会是骗我吧？白晓莉说，这有啥好骗的。林子说，这就怪了，我们还以为是你把他藏起来了，这家伙来无踪去无影，你不知道这几天对他的传闻可多了……什么传闻？白晓莉惊慌起来。林子说，有的说他得了绝症就要死了，死前有些未了情回来了一下。有的说他是毒枭，是回来做一笔毒品生意的，生意做完了，就走了，不然他跟大家联系的方式都是公用电话。大家都不相信他那么有钱，连个手机都没有。白晓莉正要问，他跟你们联系也是公用电话？林子又说话了，为这些谣传公安局的人还找过我们，叫我们再有了辛也的消息就告诉他们。晓莉，你说，辛也有可能是毒枭吗？

白晓莉随着林子的话渐渐成了一个傻晓莉。吓傻的。林子说的两种可能都吓了她。辛也不是这个城市人，这个城市没有他的亲人，唯一和他有什么不了情的女人也只有她白晓莉。孙猴子是逃不出佛爷的巴掌心的，难道他是为这句话来的？这句话就是他的不了情？辛也是毒枭的话更是吓住了她，在这之前她就对他有过疑惑，他哪来那么多钱？在白玫瑰请那么多人得多少钱？还有给她的戒指和手机又是那么多钱，只有把钱不当钱的人才会那样做。贩毒最来钱……那自己不就成了一个与毒